

明明都已經過了一個禮拜，坎荻絲還是沒能習慣所謂的處刑。

只要想到明天會經歷一模一樣的事，坎荻絲就痛苦的想要試圖自殺，但每每舉起斷裂的劍柄或是重物時，手就會顫抖到無法順利落下，面對如此懦弱無用的自己，再多的眼淚也無法洗刷這一切。

就是因為這樣，她才會落到這種地步吧。

重複的刑罰不斷的折磨著人的心智，把人往癡狂的方向一步一步推近，反覆過著每日如夢般的現實。

為了折磨犯人，每天早上醒來時，身體都會完好如初，像是踏入了輪迴一般，每次醒來都會是全新的一天，除了廣播傳出的餐點名稱不同以外，坎荻絲感覺不出來有什麼不同。

或許真的都是一樣的吧。如果哪一天能出現變化，就能逃離這裡也說不定。

坎荻絲淚眼模糊的看著一切再次上演，疼痛讓人無法抽離，像條絲線緊緊的綁著自己，強迫她與之上台表演，隨著他們的喜好擺弄出最難看的一面。

一切都像是戲劇那樣。

……是真的嗎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

銀藍色的髮絲映入眼簾，帶著一貫的笑容……奇怪，不對，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裡，明明是每天相同的劇本……不是這樣的嗎？

他就像是個重要角色般登場，視線無法從他身上挪開，被強行凝聚了目光，異樣的感覺因為他的存在，再次從體內湧出，厭惡、恐懼、憎恨、噁心、害怕，所有的負面情緒佔據了思緒，想逃跑，這樣強烈的想法再次浮上，但不管幾次都是徒勞無功的，被釘在地面上的身軀根本逃脫不了。

他看了過來，銀色的眼眸裡浮現了笑意，然後他張開口……。

「我想要一隻眼睛呢，留作紀念的話，一定非常漂亮吧。」

「呀啊啊啊啊啊——！」

為什麼，為什麼要回想起來呢，如果就這樣一直下去不好嗎？就算是作為罪人，不明不白受刑下去也無所謂。

但沒有辦法，看清對方，和聲音連結上的那一瞬間，記憶就如同被誰灌入一般不斷掠過，一幕一幕難堪的場景在腦海裡輪番上演，比起處刑更加痛苦，坎荻絲壓抑的抱著頭，整個人跪在他面前，不斷的發出痛苦的哀鳴。

為什麼不能結束，為什麼痛苦不斷延續。

「坎荻絲，妳想起來了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錯了。」

她並不是害怕男性，她害怕的，一直都只有面前這個人。

他牽著繫在坎荻絲後頸的紅色繩子，嘴角勾著熟悉的笑容，毫不留情的把坎荻絲從地面扯起，強迫著她和自己接吻。

黏膩噁心的感覺從唇上傳來，坎荻絲拼命的掙扎，想把他給推走，他卻強硬的扯緊了繩子，壓迫著坎荻絲的呼吸不讓她能夠逃離半分，故作溫柔的親吻讓人噁心感更加嚴重。

缺氧的腦袋迷迷糊糊，張開口想要呼吸也被他給狠狠堵回，彷彿要置人於死地的舉止，全都是……全都是……

她……五年來的生活。

被艾登給豢養，身為低賤的寵物，所有尊嚴蕩然無存。

艾登終於鬆開了手，坎荻絲狼狽的跌落地面，按著胸膛大口的呼吸，雖然像是折磨落幕，但她知道的，這不過只是開頭而已。

「我錯了……艾登對不起……放過我……」不敢抬頭去看艾登的表情，坎荻絲身陷在回憶中，眼淚大滴大滴的模糊著思緒，道歉，他很喜歡聽自己道歉，所以只要這樣的話就可以稍微好過點了，只要這樣就好，只要這樣就好，只要這樣就好。

「錯了喔。」艾登吐出的冰冷句子讓坎荻絲猛然停滯了動作，還沒想出自己哪裡錯了，就被艾登狠狠按上地面，掐住脖子的手一點一點的收緊：「坎荻絲，哪裡做錯了呢？」

啊，啊啊，快點想出來，哪裡錯了，只要想出來，想出來。

空氣被人壓迫著一點點奪走，即便長大了嘴也是什麼都呼吸不到，自己的生命被人所掌握，毫無反抗能力的自己就像個螻蛄一般，只能渴求對方的原諒，思緒逐漸空白，就連面前的人也看不清，意識卻沒有輕易的離去，反而不斷的強調著此刻的痛苦。

「艾登……主人……對不起……」

身體的反應比腦袋更快的說出了正解。

「這才是我的乖孩子嘛。」

剛剛還殘虐的掐著脖頸的手驟然鬆開，轉而落在頭頂，輕柔的拍撫，就像是在安撫著受驚的小動物那般。

在他眼中，坎荻絲也一直都是這樣的存在。

處刑從今天起改變了。